





野客叢書小序

僕聞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表俱滿旅寓高
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
野客叢書并書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
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
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
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烏吏筆舛譌以埃訂

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林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

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卷一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畧於節義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浚獄事

王章孔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遜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卷二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卑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殷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逃聽

卷三

論語點句

歐公論騶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東縕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已

周顛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楊胡有後

漢奉行故事之弊

晉史舛誤

班馬史文

卷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荆軻

爰盜密害鼂錯

田叔善導驕王

尚書牴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顯

○蕭疏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鄒陽

石顯譖望之

漢貴薦賢

卷五

唐人言牡丹

玉藥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葱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沉槍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翺湜待退之之異

卷六

荆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纂

攜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莪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遞相祖述

噴嚏

古語雅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饒字

卷七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饒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談論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撐犁事

豹文彪彪

紫荷囊

五技之鼠有二

鷹犬喻人

○陳平用張辟疆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割名割炙

唐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卷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蒼茫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烏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稽康集

東道王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卷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鬢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卷十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沿

○太上皇名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雨對牀

員貢二書

千里尊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凍春

並食天廚

卷十一

郭解劇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師古注青紫

米價貴賤

二公言時政

魏證蒯通

壺關三老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鴟

丁晉公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重三

喉唇喉吻

王建襲杜意

卷十二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畧

漢獄吏不恤

經怪二字

披霧睹天

瘖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扣冰

江淹儼古

王介詩

藥欄

如律令

開八袞

古人引用經子語

誅全甲

稱翁姑為官家

男人傅粉

二公待宦官

卧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卷十三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亭之讖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游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卽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卷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承准字

徐忻詩

卷十五

富公奉使語

逍遙谿愚谿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

行狀不宣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泰夫人

螟蛉

禁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來辭語

人生何須

衙牙二字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臺笠緇撮

不可為已甚

酒分聖賢

卷十六

亭長

上巳祓除

女子長跪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嚶嚶

螳螂捕蟬

廣陵

旄頭單網

香橙

板輿

以珠為名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刺垂刺

男子稱寡

馭姿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勝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卷十七

賀知章上昇

藥名詩

鳥名詩

昏字

善學柳下惠

後世珠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字

潘安仁言遁逃字

崖蜜

原道中語

一杯土事

羅珣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非姓楊字

束修

語益精明

二李詩

福不盈眦

古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野客叢書
目録
十一
作文受謝

周孔醒醉

銀甕銀庫

卷十八

漢人釋經

何武言誤

漢臣僕衣阜白

大人稱尊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儼婦人不以其倫

東漢注

楊牧二子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碑陰

唐書敘事疎鹵

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雨祈祈

子美櫻拂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卷十九

詩讖

詩句相近

白蛾蔽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去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靈運得句

顏延年五君詠

展江亭語

著鞭聒耳

李習之為鄭州

此陛下家事

化鶴二事

顛倒用事

韓退之文章

拗句格

避高祖諱

以鳥對僧

卷二十

規倣古詩意

魯直茶縻詩

杏花雨

詒厥友于等語

河間傳意

少游斜陽暮

珊瑚春黃縻

胡廣子孫

殍飴二字

北固甘羅

人物名字不同

叅軍簿尉

郎官令史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魯直玉花驄詩

杜撰

謝玄暉詩

詞句祖古人意

鷹鵠史傳不聞

卷二十一

方言序

一丁字

詩家用明光事

車作居音

字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漁父詞

望雲懷鄉

鸞栖枳棘

糝繆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温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傅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卷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作釋氏語

古詩香字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鞞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半千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苻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麪以斤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卷二十三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頭稱將軍

漢人稱謂

咄嗟

唐人用一塵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畢事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用計魁梧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譌

鸞匹蟻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識

卷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赤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閒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宮賦

蝶粉蜂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薦蔬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祐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算子

在人賢識其大

古人句法

葺輯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卷二十五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續釋常談

齊已詩

不用南人為相

古人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一印

賈趙二后

謚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祠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娶喪葬過制

郭璞先知

掖庭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卷二十六

隸釋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烏頭白

漢人用積薪事

長安浩穰

烏鬼

唐言金印

唐袍服用花綾

孟嘗非謚

野航

半夜鐘

宣帝之致良吏

丹陽有數處

劉夢得烏衣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事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卷二十七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省中畫壁

醉翁亭記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卷二十八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道士鸞羣

退之注論語

三交百餘歲

呼物之音

湖日蕩船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郡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諒闇登遐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媒蝎字

卷二十九

後宮嬪御

檄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鵬冠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鷗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棠陰蠻榼

功參微管

不磷不緇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溪一曲製一弄

前輩與叔手帖

集靈宮

卷三十

古本漢書

猫鬼

邊韶晝眠

王播入相

麋鹿性異

聘后金數

畫龍

得一順天錢

其唯聖人乎

白樸

健兒跋扈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入玃

角里

小名犬子

僮約香方

以點心為小食

民應如蘭

五總龜九齡

火浣布

足寒傷心

劉琨盧湛贈答詩

附錄

野老紀聞

王先生壙銘

野客叢書卷第一

宋長洲王 楙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
 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
 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鰲於甲觀畫室為世適
 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
 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
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
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
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
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
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之而發之云者
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
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
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也誤置代籍中兩

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
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歿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
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
嘗事項籍籍歿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
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
罵單于遂歿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

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
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
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
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
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
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
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
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
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
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鑛鏹
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筥兮謂
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
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
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

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
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
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
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
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
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
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
之德未爲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
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
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
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
未管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侈於已
爲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復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漁釣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急躡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

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竝坐盎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

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
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
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厠之厠史記謂如厠未可據
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蚺蟻
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衷刃從東箱上鼉錯傳
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
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

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竝從
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
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
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
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
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

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

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卽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

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

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
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
黃裳佑棕正倫鴻漸遲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
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
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

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
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日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
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
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
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
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見乙養爲已子及

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律
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已出春秋之義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
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
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
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
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見路旁
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
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見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
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
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
而止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歿
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
子方弈碁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
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
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

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見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

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歿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于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騭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

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燕歿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爲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于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于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于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

比于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于有六男代爲名族此一事亦爲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爲不淺矣前書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之武昭之世而何比于與張湯同事當時寃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爲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器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器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爲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案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寧成傳末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

聖賢書 卷一 十四
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盜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嘗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

野客叢書卷第二
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
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二

宋長洲王 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爲人傾
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爲小人妄作之戒匡衡
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爲副高與望
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
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

表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上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

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

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掄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

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棄市興髡鉗爲城

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爲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爲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爲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爲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絳償郎二事首尾甚同罔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旣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

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日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見寬爲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

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憚報書委曲敷敘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
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
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
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
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歿今前漢杜
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
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
統疏曰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
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

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釋其先害於治
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晉
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
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卽五侯之間苟取容媚
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
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
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
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
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

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

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僕謂龐證旣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若好細腰不過官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

小民亦惟曰怨注謂咨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野客叢書 卷二
祭遵歿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歿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歿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歿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此事見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羗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

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
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
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
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
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
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
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
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
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
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
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
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
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

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

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因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殷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

郟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
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
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
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
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
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
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且
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人見招未
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

鄙也且殷浩一般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
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
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
特操邪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
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僞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
向使殷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
不足之恨浩之爲浩遂指以爲夷齊四皓之倫高
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
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爲浩

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
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
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殷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爲
殷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
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
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
爲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

而考也褒爲貧沉爲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
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
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
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無
亦密寓其譏之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爲
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爲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爲官
乎爲私乎

率邇遜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遜聽者風聲

漢書作聽泐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
矣所謂率邇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
時良句法與江摠表泐聽前事沈約啓泐聽所未
書

野客叢書卷第三

宋長洲王 楙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盍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圍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于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慮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

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
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
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
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
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
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黏臺
曰春攜酒客過綠飴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飴曰黏

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
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
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
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詩又
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
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
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
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
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

似蜜峽魚美可鱠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束縑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野客叢書 卷三 五
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
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緼而詣之曰昨
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
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
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
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
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

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
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
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
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
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
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
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
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
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

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

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旣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

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

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
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
附已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
暇安肯爲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
豪雋耳觀翱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
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翱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
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
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
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
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
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
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
印如斗大繫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
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
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
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

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爲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伸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歿而後方知向者詭詭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爲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其歿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
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
文志有古文奇字二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
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
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
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
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
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謂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歿子復爲列侯乃得稱
太夫人父歿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
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
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
人爲萬歲鄉君又詔太僕壽光公鄭沖太保郎陵
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

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歿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爲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爲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遜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

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嗇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佷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其爲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

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也哉

晉史外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并和嶠晉書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

以阿嵩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
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
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盜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
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
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
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
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

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爲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
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爲河綦
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
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
耳

大正

東京
圖書館藏

